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九
啓

賀韓魏公啓

賀致政文太師啓

賀留守侍中啓

賀留守王太尉啓

賀致仕趙少保啓

賀呂參政啓

回謝王參政啓

賀章參政啓

免參政上兩府啓

荅高麗國王啓

罷相出鎮回謝啓

謝皇親叔教啓

賀韓史館相公啓

回留守太尉賀生日啓

除參知政事謝執政啓

回王參政免啓

參知政事回宗室賀啓

回曾簽書免啓

上執政辭僕射啓

除宰相上兩府大三免啓二

回謝舍人啓

回韓相公啓

回文侍中啓

賀韓魏公啓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
節麾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
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某官
受天閒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
典司密命揔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
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爲國之安危越執鴻
樞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爲大恥以國本不建爲深
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
有成功英宗以哀疚荒迷慈聖以謙冲退託內揆
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

方明以錄一乃
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
善政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爲元功未有獨運
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救寧四方岨然在諸公之
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
其時以彼相方又爲特美某久叨庇賴實預甄收職
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
自絕於高閑非敢忘於舊德逖聞新命竊仰遐風瞻
望門闌不任鄉往之至

賀致政文太師啓

伏審明制閔煩安車歸憇位在三師之首名兼兩鎮
之崇誕告敷聞具瞻胥慶豈惟末契竊仰高風恭惟
致政儀同太師聲冠時髦望隆國棟天應時而生德
帝考實而念功蕭何漢之宗臣方叔周之元老寵靈
莫二宜受祉之難窮懇惻有加遂留賢而弗獲瞻承
雖阻企慕實深

賀留守侍中啓

伏以露章有請辭寵甚堅遂迴渙號之孚以徇撝謙
之美爰田衍食舊鎮撫臨雖非朝廷爵以報功之心
茲見君子廉以激貪之節高風所泊薄俗以敦恭惟
留守太保侍中躬授將明之才出逢開泰之運謨謀
王體秉執事樞勲庸已著於三朝寵祿具膺於多祉
惟時出處作世表儀未遑慶牘之修首辱占書之貺
永言感載實被悃悃

賀留守王太尉啓

恭聞孚號崇獎者明肇建節旄再司管籥匪周邦之
獨慰乃黎獻之交欣伏惟留守太尉朝廷偉材宗廟
貴器華問既大寵祿用光取甘茂之十官最先諸老
間季友於兩社乃允具瞻將壇之拜既崇公袞之歸
豈晚某舊蒙識拔尚阻趨承踊躍之私實爲倍百

賀致政趙少似

竊審抗言辭寵得謝歸榮繇西省諫諍之官序東宮
師保之位殿庭鳴玉尚仍前日之班里舍揮金甫遂
高年之樂伏惟慶慰資政少保懋昭賢業寅亮聖時
伯夷之直惟清仲山之明且哲所居之名赫赫豈獨
後思爾瞻之節巖巖方當上輔遂從雅志實激貪風
未即披承徒深欽仰

賀呂參政啓

竊聞明命登用大儒是宜夷夏之交歡豈特親明之
私慶某官以君子之器值聖人之時直道正言石投
水而必受淫辭詖行雪見現而自消果膺夢卜之求
式受鈞衡之任王功方就庶無一簣之虧國勢已安
更加九鼎之重豈徒惠好過示撝謙冀同雅操之堅
以稱茂恩之厚

回謝王參政啓

伏審光被上恩寵參國論明緡敷告庶位交忻歷選
迂衡之君疇咨當軸之輔尚尤違之敢弼則曰汝無
後言欲譽問之能宣則曰子有疏附厥懷協濟乃稱
具瞻當盛德之日躋攬衆材而時舉懋膺休顯允屬

者明恭惟參政侍郎秉哲在躬推仁及物告嘉謀于
后學皆會於本原揚乎號于庭辭必稽於典要以陳
善閉邪之賴應贊元經體之求重念羈單最稱眷舊
牽絲一府久承論議之餘持橐三朝常出踐更之後
復叨榮於並命茲竊幸於爲僚曲荷至懷先詒重問
方勵同寅之志敢忘胥顧之勤

賀章參政啓

承聞大號登用正人國論所歸帝舉時當伏惟參政
諫議素所蘊蓄實在生民久於韜湮乃遇明主遠大
蓋存乎道術緒餘宜見夫功名湖海殘生門闌末契
方士師之未立可謂曰知於樂正之有爲云胡不喜
更荷誨言之無間但慚慶禮之不先

免參政上兩府啓

忽奉明綬俾參大政蒙恩則厚撫已不遑切以聖明
之時尤艱輔弼之任置人或誤累上非輕內揆拙踈
仰慚優渥雖已陳情而懇避猶疑渙汗之難迴敢竭
咨衷更煩公議伏惟某官望隆熙世謀協睿聰儻矜
一介之誠願借半辭之助使安常分無忝盛時亦所
以正選用之繆恩不獨荷保全之私惠

荅高麗國王啓

伏以畿疆阻闊觀止無階道義流聞瞻言有素使擅
及國摯寶在庭逮以好音申之嘉惠眷存即厚慰感
實深恭惟大王膺保德名踐修猷訓纂榮懷之舊服
襲壽豈之多祥冀順節宣采綏福履有少儀物具如

別牋

罷相出鎮回謝啓

比奉制恩許還宰柄妨賢廢事但淹歷於歲時辭劇
就安更叨逾於寵數受方國蕃宣之寄兼將相威儀
之多在於無功是謂叨寵此蓋留守太師忠能與善
美務成人顧惟疲曳之餘每賴推揚之助得紆符綬
歸責丘園仰玷寵光之私實踰分願之素

謝皇親叔教啓

此者叨被命書延登揆路方至神之獨運追羣聖以
上行褒典所加治功宜稱顧薄材之難強豈高位之
敢安甫集愧懷遽承慶問拜嘉甚寵叙感奚勝

賀韓史館相公啓

伏覩制命登用臣宗大忠當興衆正欣賴伏惟慶慰
恭惟史館相公世載賢業躬合聖時道直方而行以
不疑氣剛大而養之無害逮專國柄實佑帝庭貪夫
以廉惟伯夷之行是効枉者更直則成湯之舉可知
某久曠舊恩尚竊榮祿以承流而自効知馳義之所
歸

回留守太尉賀生日啓

間史記時永念劬勞之報牙兵傳教乃蒙慰賜之加
仰荷眷憐豈勝感惻伏惟判府留守太尉望隆國棟
聲冠時髦如畎畝之餘生乃門闌之舊物尚負品題
之賜每愧愚僮敢圖恩紀之施未遺幽遠仰承嘉惠
增激懦衷

除參知政事謝執政啓

此者登備近司與聞大政誤膺休命良積媿懷竊念
某早以孤生出階賤仕稍蒙推擢遂至叨逾久於侍
從之班初乏論思之效皇明繼照符守外分亟被召
還得參勸講已汗禁林之選更陪宰席之延據非其
宜知有所自此蓋伏遇某官貫行忠恕啓佑善良因
令危拙之身亦與訐謨之地敢不自致進爲之義庶
以上同經濟之心

回王參政免啓

伏審升拜 帝恩進陪國論孚號布宣於朝位歡言
騰溢於士林草與朋游實先慶抃恭惟某官元精發
秀冲氣鍾和贊密命於三朝驚隆名於四海大忠無
拂常深簡於上心經德不回非外移於衆口久蓄庇
民之施果膺置輔之求方當上同扶世之猷庶以自
免瘵官之責過煩重問曲喻至懷冀回操以就工遂
協謀而許國

參知政事回宗室賀啓

此者叨被 上恩使陪國論惟才能之淺陋荷眷遇
之特殊遜避弗容省循知畏此蓋伏遇某官道存博
愛志務上同有許國之至懷樂推賢而與共因令孤
拙得冒寵靈先蒙慶問之勤尤積媿顏之厚

回曾簽書免啓

伏審顯膺優詔進貳中樞伏惟歡慰某官鍾才宏遠
逢運休明夙東注於宸心克將明於王政乃寘民瞻

之地實資世濟之才明命誕敷師言咸允而刻章上
奏辭寵更堅惟祗若於王休庶共釐於邦采

上執政辭僕射啓

竊以中臺揆路之要左省侍班之崇以疇茂勲乃稱
公論某誤尸宰事久曠天工方慙莫副於具瞻豈意
更叨於殊獎比陳愚款未賜俞音伏惟某官仁在曲
成義惟兼善特借末辭之助庶逃虛授之尤

除宰相上兩府大王免啓二

伏奉制命特授云云綸綍之言布宣於朝廷鈞衡之
任揔率於臣工必收特出之才乃稱具瞻之實某叨
塵事任叅豫政機雖有許國之愚忠初無濟時之明
效又思自弛以免庶尤敢圖眷注之私更寘辨章之

地方蒙曲諭未獲終辭伏望某官深亮懇誠俯垂憐
惻少借半辭之助以紓曠責之慙

二

竊以鈞衡之任寔總於百工苟非經濟之材曷熙於
庶績某曩叨柄用已乏事功方追虛責之尤豈稱具
瞻之實敢圖隆眷未獲固辭伏惟某官仁以曲成義
惟兼濟願借重言之助庶逃虛授之慙

回謝舍人啓

伏審詔試公府書命帝庭茂對明縉之恩遂膺顯服
之賜豫遊惟舊懷慰良多舍人美行邁倫高材濟務
自翱翔於朝路實熠燿於士林孚號載揚師虞惟允
未皇贊喜特枉鳴謙感愧之私敷言曷罄

臨川集卷七十九
回韓相公啓

伏審祗服命書已臨使府來章得請尤欣閭里之還
舊俗去思胥慶旌麾之入伏惟某官氣凝簡厚學造
本元忠義著於三朝功名垂於一代銅臺坐鎮居多
恬養之休棠訟日清久被仁漸之化未遑馳慶先辱
貽書惕然汗顏俯以拜貺其爲感戢實倍悃悃

回文侍中啓

伏審顯奉制書榮遷官秩暫解樞衡之密出分藩輔
之憂伏惟某官器範曠夷才猷膚敏著三朝之茂烈
爲一代之宗工遽辭機務之繁屢貢近藩之請詔音
賜可顧志願之莫違寵數有加唯德功之宜稱豈期
明慙尚屈謙虛况當成命之行允協僉言之望冀迴

沖守以對茂恩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九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
啓

回賀冬啓三

回賀正啓三

賀文太師啓

謝知制誥啓

回謝館職啓

知常州上中書啓

知常州上監司啓

上揚州韓資政啓

上郎侍郎啓二

上田正言啓

上撫州知州啓

謝孫龍圖啓

謝王司封啓

謝提刑啓

謝夏噩察推啓

荅交代張廷訊啓

賀致政楊侍讀啓

荅桂帥余侍郎啓

遠迎宣徽太尉狀

上韓太尉先狀

荅程公闢議親書

回賀冬啓三

伏以七始載華三微遂著方明主撫辰之盛宜哲人
膺祉之多恭惟儀同太師一代宗工三朝壽俊適履
新陽之盛備膺諸福之歸屬以嬰痾阻於稱壽睠睠
祝頌實倍等夷

二

伏以四序密移一陽來復氣驗管灰之應官書雲物
之占伏惟某官佐主以將明之材庇民以平易之政
踐揚機要時所具瞻就立功名老方益壯甫臨穀旦
宜介多祥邈無薦壽之由第切馳情之極

三

伏以陽朋初復圭景寔長惟勲德之並隆宜福休之
荐至某官材高百辟望重三朝收善世之榮名往蕃

王室暢經邦之遠業復荷天衢延跂台華彌增善頌

回賀正啓三

伏以杓回寅位德盛木行物乘引達之陽朝布始和之令伏惟留守司徒侍中深忠許國令德在民方穀旦之甫臨宜春祺之協應某方茲居里適阻造門顧叙慶之弗遑在馳誠而曷已

二

伏以杓回寅位德盛木行品物時亨吉人類長伏惟某官元功致主茂德宜民烝庶之所誅歌神明之所輔相甫臨穀旦宜介吉祥稱慶未遑鳴謙遽及感銘之素敷叙何殫

三

肇履歲端始和治本惟國元老荷天純休伏惟某官抗志極高守氣甚約措之事業而盛大發為闡望而輝光暫息价藩佇還宰席瞻馳頌願倍百等夷

賀文太師啓

伏以歲旦更始物得以生當命相布德之時乃使民觀象之月伏惟致政儀同太師王纘之事天降之才冕服命圭極上公之貴號神旗豹尾總全魏之嘉師宜獲相於明靈以時膺於戩穀某限以病居在遠慶賀無階同善頌於輿人以自輸於微志

謝知制誥啓

據非其稱慙甚於榮切以通會朝之籍於禁中出誥命之書於天下自昔必求乎良士方今尤謂之美官

非夫能道先王之言及通當世之務文章足以潤色
知術足以討論一有誤居必乖衆論某素出貧賤偶
遭盛明讀書雖勤未免是古之累更事雖久終無適
時之才製作淹遲而不工思慮短淺而不敏有此一
物自足窮於多士之時兼是四端豈宜辱於邇臣之
列此蓋伏遇某官以忠純翼戴以寬大甄收謂其引
分而無求儻或負能而有待因加獎借使得超踰蓋
大公之賜所加唯至誠之報爲稱敢不內盡致身之
德庶以上同許國之心

回謝館職啓

奉膺明詔綜理秘文凡與交游舉同慶慰惟館閣圖
書之府實朝廷俊乂之林或起賢良進士之高科或
出公卿大臣之列薦因循流弊稍容濫進於平時選
用校讎多得真才於近歲蓋爲其謨謀之已審故不
必課試而後知其官以甚高之資加至美之行服異
能於大衆蓋已千人積素望於明時固非一日鉅工
所以極論而無避先帝所以特用而不疑雖列職書
林於償未塞然奮功朝露其進可量未獲造門先承
枉駕私懷感慙豈易敷言

知常州上中書啓

將母之求屢關於聽覽長民之寄終累於陶鎔勢則
便安心焉震悸蓋聞抱關擊柝所以待士之爲貧直
罇蒙繆所以處人之有疾其志卑者其獲少其能薄
者其任輕自非審分以取容則必近刑而速謗如某

者湮淪素業邀會時恩備官牧人既以貧而擇利奉使畿縣又以疾而告勞甚矣能薄而志卑宜乎任輕而獲少尚蒙優詔猥備方州自惟缺然何以稱此茲蓋伏遇某官上同一德而以寬裕處心旁燭萬情而以平均待物遂令踈賤亦至叨逾永惟憂國之所存獨可勤民而上副顧今州部已遠朝廷田疇多荒守將數易教條之約束人無適從簿書之因緣吏有以肆惟是妄庸之舊當茲凋瘵之餘自非上蒙寵靈少假歲月則牧羊弗息彼將何望於少休畫七復墁此亦無逃於大譴更期元造終賜曲成

知常州上監司啓

蒙恩寬裕得郡便安諏日造官以身受察竊念某鄙陋之質拙踈於時聞先子之緒餘慕古人之名節甞勉仕宦聊盡爲貧之謀苟簡歲時亦預在庭之數來佐群牧甫更二年數求州符就更畿縣顧神明之罷耗當事役之浩穰慙非其宜辭得所欲遂以一身之賤猥分千里之憂荷覆露之生成出雋賢之撫按竊惟幸會良用震驚惟此陋邦近更數守吏卒困將迎之密里閭苦聽斷之煩自非函容少賜優假緩日月之效使教條之頒則何以上稱督臨下寬彫瘵伏惟某官逢亨嘉之會奮將明之材簡在清衷久於煩使體愛養元元之意樂扶持斷斷之能庶幾始終得出芘賴未期望履尤切馳情願順節宣以需褒寵

上揚州韓資政啓

某受才素卑趨世尤拙冒干從事之選積有敗官之
憂汙由恩臨得以理去違離大旆留止近邦惟德之
依無時以懈整僕夫之駕方爾就途拜使者於庭遽
然承教未忘故吏之賤加賜上樽之餘望不素然報
將安所念當遠適顧獨長懷行願高明之才還處機
要坐令衰廢之俗復觀太平伏惟爲上自願副人所
望

上郎侍郎啓二

伏蒙過采浮議使承乏官借寵則榮循涯而懼願留
平聽得究下情頑疏之人滯固於事席先子之緒業
玷太常之寺名備位於茲歷年無狀安全者幸廢去
乃宜何言誤知欲觀頌試審處私計追惟舊聞不越
俎以代庖蓋言有守未操刀而使割可必無傷輒敢
用是固辭誠願易而他使依違王事雖名理之未安
妄冒人知亦生平之不欲高明在上悃悞發中臨啓
怔忡果於得請

二

某備官有守望履無階職是簿書之憂缺然竿牘之
獻顧惟薄陋最荷庇存實賴盛恩之臨不誅苛禮之
廢惟春且暮於氣已暄伏惟養福有經衛生無恙伏
惟某官望隆先進德茂老成言歸典刑動應的表早
收功於要路晚得謝於明時貴而能貧恬以養智爲
時所嚮於義可師伏惟順序節宣慰人祈望

上田正言啓

謝去賓廷歸安子舍逮今旋月惟日想風會稽攷之
相仍顧勝書而不暇伏况賢哲異稟神明與休起居
安恬福履脍厚恭以某官剛絜不倚沈深內明逢時
以征取位如拾朝所恃賴士相据依矧惟甚盛之才
實在可言之職廟謀中失物議否臧有足敷陳諒無
回隱仰禪大政取顯官聯四面所瞻一心以徯某早
煩教育晚出薦延方茲辨裝不日臨職趣馳之地固
未有涯芘賴之心尚安所適

上撫州知州啓

代人作

講聞風聲積有時序刺史之天所芘先人之樹固存
仰高之心惟日爲歲顧賤官之有守通私謁之無階
恭惟班宣有條保養多福伏以某官學周事變行應
表儀比以將明之才遂當寬博之選一麾坐府猶屈
於遠圖三節造庭宜膺於顯數伏惟爲國自愛副人
所瞻

謝孫龍圖啓

伏念某蕞爾之材儻然而仕進有官謗未嘗不
退無私田何以自處苟安朴野之分無意賢達之遊矧
勢位之嚴尊加功名之雋偉 天子之所倚重士人
之所取平敢干冒進之誅自廢退藏之守過蒙收引
親賜撫臨因使下材得聞餘教蓋忘千乘以友賤貧
之士先匹夫而輕貴富之身在古已希豈今宜有顧
無報稱私用震驚比聞治舟旣祖取道恨造門之獨
後慚追路之不遑尚幸仁明儻存哀愍身於此望

履何階順變于時養安以節

謝王司封啓

伏念某孤窮之人少失所恃雖勉心竭力求以合於古人而固陋顛蒙動輒乖於時變以此而遊於世未嘗見恕於人而自趨走下風習聞餘教慰藉之禮稱揚之私忤嚴顏而不加犯上之誅拂盛指而更以首公爲是書辭報荅騎從見臨不以先進略後生不以上官卑下吏以至其去重煩送將又賙其行使不留滯爰初就道甫爾踰旬乖離雖新感仰殊甚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謝提刑啓

叨備一官甫更三歲不時罷廢實賴全安遭會使車按臨州部頗望風而震恐將投劾以去歸敢圖高明見遇優過載銜盛德尤激下情乖離尚新企仰殊甚茂惟賢雋善迓福祥固有神明陰來輔相褒陞之寵倚立以湏伏惟爲上自願副人所望

謝夏噩察推啓

伏審某官策足盛時收名異等以財自稱爲議所歸時惟私幸之多代有同升之義惟當造請勢未暇遑敢圖高明不自重貴親存敝館申貺華牋窺觀以思懼恐且媿咸池無賴於海鳥章甫不加乎越人夫何謙辭乃爾虛辱方且揆日以時造門

荅交代張廷訊啓

某受才無它竊邑於此更書始下已傾自附之誠賜

問撫臨重荷相存之意維茲地所邈在海濱方條教之未孚得仁賢而復治恭以某人天材粹美地勢高華生逢盛時進取顯仕分一雷之土雖屈遠圖撫干室之弦坐期美政趨承在近企仰居深

賀致政楊侍讀啓

伏審得謝中楹戒歸下國孔戣致仕議臣雖願其留踈廣乞身觀者固榮其去丁時翕施取道阻長繫盛德之可師宜明神之實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伏惟某官逢辰清明取位通顯義勇不挫忠精無疵登備諫工嘗已告嘉猷于后奉將使節則以下膏澤於民儀儀會朝凜凜侍從功名之美旣耀於將來智略之閎猶嗟於不試引年去位循禮得中唯其養恬有以鎮薄某望塵非數見器則深竊冒上官之大知唯所不欲推揚後進之美意云何敢忘備位於茲仰高無止

荅桂帥余侍郎啓

安道

受才無狀馳義有年矧以先人是爲雅故夫何竿牘之問乃後門闌之廝誠以賢否之分殊而又卑尊之勢隔恭惟某官以挺生輔世以簡僚帥邊戒滑夏之近憂興保民之長利有紀之政當謹後世之傳無能之詞敢虛遠人之屬過蒙收引先賜拊循丹青甚微本累玉瑩之粹土木至陋猥承綈繡之華莫副推揚徒知感服念當拜賜宜在至前冀歸節於本朝得望塵於末路私懷未果善禱良深

遠迎宣徽太尉狀

伏審某官遠驅台旆甫次國都朝論具依上心虛佇
某阻於官制莫遂郊迎冀趨命之弗遲副瞻風而已
久謹奉狀攀迎

先狀上韓太尉

魏公

昔者幸以鄙身託於盛府無薄才以參籌筴之用有
疏節以累含容之寬久而再惟滋以自愧伏惟某官
憂國愛君之操仁民恤物之方賓禮賢豪包收疵賤
蓋嘗沐浴於餘澤而且歌舞於下風孰云去離遂自
疏斥徒以地殊南北勢隔卑尊小夫竿牘之勤不足
自效莫府文書之衆或以爲煩方隨傳車得望步履
固願階緣於疇昔因得鑽仰於緒餘敢圖高明先賜
勞來貴以下賤不矜其行之疵賢而容愚不誅其禮
之曠夫惟昔之有道皆慎所以與人欲示其自養之
污隆必觀其所遇之能否深慙固陋有玷獎成將次
郊關即趨牆屏其爲感喜豈易談言

荅程公闢議親書

某啓言念某跂通德之門馳誠數仞叙宜家之慶拜
貺尺書伏承賢郎推官蘭砌傳芳鯉庭稟訓辱好逮
之首逮見久要之彌敦鴻儀之復問敢稽鵲喜之叶
占旣吉眷惟姪女未習婦功交秦晉之歡仰從嘉命
望金張之館俯愧衰宗榮幸所兼敷陳疇悉謹奉狀
謝伏惟照察謹狀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一
啓

知常州謝運使元學士啓

賀慶州杜待制啓

賀運使轉官啓

賀鈐轄柴太保啓

賀知縣啓

上宋相公啓

上集賢相公啓

上梅戶部啓

上杭州范資政啓

上江寧府王龍圖啓

上泉州畢少卿啓

上信州知郡大諫啓

上明州王司封啓

上運使孫司諫啓

上發運副使啓

上李仲偃運使啓

上通判啓

謝范資政啓

謝知州啓

謝隣郡通判啓

謝葛源郎中啓

謝林中舍啓

謝徐祕校啓

謝林肇長官啓

荅林中舍啓二

荅定海知縣啓

荅戚郎中啓

上樞密王尚書啓

與交代趙中舍啓

與張護戎啓

與譚主簿啓

上范資政先狀

謝許發運啓

謝王供奉啓

荅馬太博啓二

荅沈屯田啓

荅陳推官啓

賀集賢相公啓 代人作

賀樞密相公啓 代人作

賀鳳翔知府陳學士啓 代人作

賀樞密相公啓 代人作

賀昭文相公啓 代宋宣獻公作

謝及第啓

知常州謝運使元學士啓

叨恩兩觀備任一州以無能之賤身在有道之深庇
依歸之志已結於東南詞問之儀當塵於左右某官

為國瑋器有時盛名久矣踐更之勞此焉寄屬之重
傳節所在神民具依膺時維休介福有裕約齋上路
將前受於指令請祝下風唯更加於調護

賀慶州杜待制啓

伏審拜命宸章作藩侯閫凡假聲猷之重居深慶蹈
之懷恭惟某官華國粹賢逢辰吉旦以儒雅飾治術
以器業結上知樹績計庭之司飛榮書殿之祕吳都
按部聳群吏之廉隅陝服登車峻列侯之風采國家
以邊城之寄戎路所圻眷內閣之近班督師臣之重
柄申伯宣力方維屏以顯庸韓侯獻功即介圭而入
覲佇叅駿嘏以協具瞻北律方嚴沖真尚遠希上為
宗社保固襟靈

賀運使轉官啓

躋榮中旨進秩郎闈服顯命之褒優竦輿情而驩抃
某官器博以遠道粹而明學際天人之端識通治亂
之本紬祕延閣劇劇外司彼方碌碌以巧圖此獨安
安而養正恬於所守人之難能本朝推越次之恩旌
非常之士遷左兵之名部實文臺之美資矜飾端廉
敦厚風教尚煩使節之寄以漸台袞之榮某側聞詔
聲阻隨賓慶瞻望英重云云

賀鈐轄柴太保啓

榮拜恩章總持師柄伏惟慶慰竊以一都會之府二
浙統於權維諸刺史之兵五符歸於節制國家以安
娛之地域民甚於富穰備豫有經置使新於紀律宜
得魁壘之士以雄鎮領之方恭惟某官器範端良機
守強濟出天嫺之貴而自任清節持使斧之重而素
高能聲此孰朝僉遂董戎寄韜謀成俗坐肅於南州
軒陛圖功即膺於寵數屬關掌於支郡阻面慶於賓
榮瞻企風稜豈勝欣悚

賀知縣啓

光膺芝檢榮宰花封凡屬庇庶良增欣抃恭惟某官
資性敏悟器懷坦夷直哉有古人之風挺然生賢者
之後自歷煩任罄施幹材美聲聞于帝聰佳器稱乎
國寶是乃拜綸紵之命殿子男之邦凜乎清風聳是
羣望操刀之能製錦素顯殊勲彈琴之不下堂行聞
異政

上宋相公啓

此者冒躋官次榮託使車躬裁瑣瑣之文私布惓惓之意于磨爲吝震疊于懷會走幹之鼎來辱騰書而寵荅優爲體。鳧略去等夷繫獎予之大隆滋回皇之失次恭審鎮臨以簡保御惟和積有休祥來護興寢伏況某官風華靈茂天韻閎深早冠冒於士人亟奮翔於朝野謹言善策發爲天子之光厚實美名布在輿人之誦惟江都之舊壤乃天塹之上游地接京師聊倚諸侯之重民瞻崑石方圖師尹之賢曾是頑踈終然庇賴尚茲嬰薄未即趨馳

上集賢相公啓

爲吏南州抗塵末路處洪鈞之大器小以自持瞻英

袞之尊蹤孤而難附恭惟法宮議道賢業熙天變精稜之至和納亨嘉之盛福伏惟某官乘堪輿浩直之氣爲廟堂倚平之材逢辰清明發策高妙垂紳近署之列直筆中臺之端龍閣之富圖書密承顧問蜀部之風教化遂協都俞遽促鋒車入叅醜嘏旋屬園虛耀狼角之色狂寇毒清河之民擊義節以請行先堂兵而制勝淮西入命晉公大宣慰之名朔方燁威子儀開幕府之盛盡劉大憝入奏元功式尊通宰之榮上正文昌之坐方將圖講熙事修舉治綱坯冶一陶輔成於醇化簫勺羣慝躋格於太寧顧惟平進之微獲此庇暉之下伏希上爲國體保固台嚴西首鈞庭下情無任云云

上梅戶部啓

某一涯承乏自晦於塵容百舍懷賢坐傾於風美欽
想承流之暇妙均安節之休恭惟某官與學丕天懿
文華國躋榮膺仕逢吉太辰由郡署之階擢臺端之
要公毅執法而邪孽不奸謨明盡規而權綱自正疇
咨心術之具往貳計侯之司式是均勞遂淹補外朱
幡問俗訪山水之昔遊文石疏恩即楓槐而日見入
持政柄允副民瞻屬臨懷氣之辰尚遠隆堂之拜願
臻顯衛前對寵光

上杭州范資政啓

某近遊制壤久揖孤風當資斧之無容幸曳裾之有
地粹玉之彩開眉宇以照人縟星之文借談端而飾
物羈瑣方嗟於中露逢迎下問於翹材仍以安石之
甥復見牢之之舅茲惟雅故少稔燕閒言旋桑梓之
邦驟感神庥之詠寫吳綾之危思未盡攀瞻憑楚乙
之孤風但傷間閣恢台貫序虛白調神禱頌之私不
任下懇

上江寧府王龍圖啓

某位貌間殊風規高遠思賢百舍無階覿見之儀承
乏一涯彌闊門牆之便恭審鎮臨會府燕息黃堂訟
鉅晝清道環天粹伏惟知府龍圖巖廊佳品時棟上
材達亨會於凝旒躋榮階於近署龍圖司祕閣之奧
使臺峻右陝之邦均逸方城爲國巨屏帝暉溫粹召
還即對於清光台座熒煌圖任必歸於舊德蕭辰方

肅宇蔭尚遙伏希上爲治朝保和福履

上泉州畢少卿啓

自去容暉何嘗候問竭來穴局顧委瑣之自爲陰想
价藩知崇高之難附伏審復和嘉月靜事雄堂訟鉅
晝清道環天粹恭惟知府凝姿恬懿遠器廉深出相
衮之名家而無重衣之逸領使符於壯齒而無巧宦
之譏全德所高上意必簡方將治成坐鎮擢寘近班
習練臺閣之規光大勲業之舊某最惟孤苦夙佩獎
知短羽卑飛已甘心於枚粒陰虬自躍思遠耀於風
雲尚遙堂下之趨益切城中之詠

上信州知郡大諫啓

懷德名之重竊伏猷爲仰庭角之姿何嘗冀見敢謂

玉堂之彥時飛寶刻之音垂貴塵容過形謙柄外惟
榮佩中所銘藏恭惟某官挺不世之資敦絕俗之器
敷揚大業陟降泰庭演潤鑿坡光大訓辭之美保釐
天邑具瞻表則之材屬邪正之彙連亦勞逸之均致
銀符補郡聊福於民艱鳴廳贊謀即稽於天若某海
濱承乏宇蔭未趨伏希上爲本朝精調均履

上明州王司封啓

伏審使旌來臨州部犯江湖之重阻留淮楚之近藩
令德所存明神來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恭以某官
國之老成士所素仰入叅省計出擁州麾竊聽海瀕
之謠迎貪善政特憂朝右之計思得壯猷曾無幾時
遂去茲土某竊邑無狀芘身有歸

上運使孫司諫啓

近者承顏使屣獲拜於真賢恪次海濱已虔於命署
顧賦材之艱拙藉容厚之庇存蹈景為懷向風增悚
某官清機昭理大業鎮浮以謨明抗論諫垣以才識
典校仙藏赤裳按部一新廢置之綱文石疏恩即還
清切之禁伏冀為時寶練延國寵章

上發運副使啓

海濱重複天韻闢踈想經制之會煩固和倪之粹隱
恭惟某官材為時棟名著吏師澄清廢置之綱仰給
兵農之大寢成久次即冠近班屬陽月之屆和諒福
基之敦裕未涯拜伏益用瞻祈

上李仲偃運使啓

伏念某得邑海瀕寄身節下操舟取道持版過庭自
顧下寮之愚敢扳先子之雅坐蒙高義曲借善顏載
惟恩私有過分願去離門守來造署居取庇自今馳
情無遠要之蚤莫唯是曠官之憂庶也始終不為愛
已之負歲時回薄氣候沍寒明賢之姿休福所嚮伏
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上通判啓

颺馳歲事斗曠音塵詠德所深搖旌曷諭伏審某官
陞華儲幄顯被於王靈貳政侯藩益隆於宸寄忝守
官於支邑將仰芘於公材欣抃之誠倍萬常品

謝范資政啓

竊陶大化瞻若重霄執訊隆堂近修於常禮占辭記

室屢致於尊光賜逾褒衮之榮仰極高山之詠恭想
鎮海都會宣國福威御六氣之和薦百嘉之祐伏惟
某官道宗當世名重本朝思皇廊廟之材均逸股肱
之郡即還大政以澤含生某容跡海濱被光台照童
烏署第夙荷於揄揚立鯉聯榮復深於契眷幸當棲
庇以處鈞成

謝知州啓

某攝承人乏附麗德輝顧庸陋之無堪辱庇存之尤
厚終逃官謗得近宸慈希驥仰高惟日爲歲恭惟布
宣善治棲有太和伏以某官美業內充懿文彌飾傳
會升平之世躋陞通顯之官風問日隆寵靈交至漢
廷下詔方尊千里之師謝守論功當爲九伯之冠行
登近列允副僉言秋氣正剛風華浸遠詹依禱頌倍
萬等倫

謝隣郡通判啓

某備官於茲聞問之久非席趨承之舊難陳嚮慕之
私敢圖高明過自貶損授之溫教獎以謙辭惟茲感
銘其敢忘去進德之盛知名於今當褻以遷可拱而
竚仰惟自壽下副所瞻

謝葛源郎中啓

伏念某受材單少趨道闊疎時所謂賢少焉知慕矧
先君之德友實當世之名卿唯門牆之高未始得望
故竿牘之藜無容自通如其仰望之勤豈有須臾之
間敢圖風誼親貶書辭追講前人之懽坐忘介子之

醜拜嘉已厚論媿則多恭以某官邦之者明朝所貴
重聲舊行乎四海勢猶屈於一州雖牧養之仁士民
猶賴而褒升之寵日月以須唯茲蠢愚其卒芘賴伏
惟爲道自愛副人所瞻

謝林中舍啓

鄉風有年修問無所維家伯氏得婚高門顧惟幸會
之多曾是趨承之晚比問州邸云改縣章治所相望
私誠甚喜謂宜朝夕可布腹心敢圖高明見遇勤恪
先賜撫存之教曲加獎引之辭雖睦婣之風可以厚
俗而貶損之意有如過中言觀以思頗恐且媿餘暑
謝去薄寒來歸吉士所居明神實相茂惟體氣怡有
休祥未即承顏惟祈養福

謝徐祕校啓

比因幸會得奉光儀再荷眷存之深遂傷睽隔之遠
忽承高誼特損謙辭顧獎引之過中非孤蒙之敢望
拜嘉之重爲媿則多賢雋之材神明所相茂惟興止
休有福祥未即趨承惟加調護竚膺殊擢以慰遐思

謝林肇長官啓

伏蒙貶損猥先臨存方以出行渠川未嘗得望車騎
繼陳悃悞叙謝高明敢圖仁人見遇如舊申錫重問
相存有加唯賤且貧尤愚不肖學焉昧道仕則曠官
荷推褒之過情處負媿以終日三陽肇歲萬物同春
茂惟賢明休有祉福以時自壽良副所瞻

荅林中舍啓二

幸隣封吟叨綴戚媵仰風誠勤奉問顧缺敢圖盛意
申貺華辭荷相存之至隆非遽數之可既欽承德履
茂享春祺更冀保綏少符傾嚮

去德不遠嚮風誠勤日有簡書之煩久無竿牘之獻
敢圖風誼遠損書辭仰銜存愛之隆實重頑踈之過
未由占對竊冀保綏禱頌之私指陳不既

下
峇定海知縣啓

竊邑海旁得鄰境上布私書之未暇辱重問以相先
惟知感悰豈易縷指未涯占對尤積詠思惟加自願
良副所望

峇戚郎中啓

阻闊風貌固常詠思重慶誥章擢陞郎署聞報之晚
裁賀未皇敢意謙明首形緘問辭博以厚義高且醇
承拜置前誦玩亡斁喜聞王事優簡神宇粹平某官
奉國不回處官以正秩中臺之顯要柄外鎮之慘舒
民無隱情治有異迹竚聞旌召續附慶書

上樞密王尚書啓

竊以璿璣上列齊七政以均和帝袞輔成欽四鄰之
基命親逢華旦允屬宗工恭惟某官與國忠純爽邦
明哲對越光華之旦居然文雅之宗簡在上心鬱爲
時棟雍容禁署嘗密贊於睿謀參貳宰司多委成於
治體奮庸甚盛注意特隆屬恩誥之誕頒分鎮臨之
重寄居留神甸爲表則於四方寵進樞庭當折衝於

萬里聲教所暨慶抃率同俯念空踈夙叨存記縮縣
章而祇役望君幄以勞懷恭聽吉音豈勝至願

與交代趙中舍啓

嘗請代期當留聽下單舟在境敢無告於候人善政
可師將有求於令尹自餘占對乃盡布陳

與張護戎

鼎來敝邑甫次近郊傳聞使旌適在州部將親感德
尤激懽悰

與譚主簿

爰茲治舟亦以造境將聯職治可巧規模惟喜則多
非陳所悉

上范資政先狀

某此者之官敝邑取道樂郊引舟將次於近圻歛板
即趨於前屏瞻望麾戟下情無任

謝許發運啓

近持悃幅進叩高明荷溫教之見存假善舟而使濟
亦既就道即將造門惟茲下情感喜殊甚

謝王供奉啓

伏審拜恩鼎來視職惟茲踈賤將庇高明敢圖恩私
先賜教督感竦之極敷言曷殫

荅馬太博啓二

伏審進被恩章來臨職任茲惟幸會得奉光儀敢圖
隆私先賜華問感佩之至云云

伏審光奉聖恩已諧禮上未皇修好先辱賜書感尉
至深叙陳不既

荅沈屯田啓

趨承維舊違去尚新唯是企思之深曾無忘去之頃
敢圖恩紀特賜書辭仰荷眷存之尤內懷恐媿之極
歲云郁沐物且長羸茂惟賢明多有休福竊況藩宣
之盛倚成陪貳之良伏惟順序自願副人所望

荅陳推官啓

某受材無它竊邑於此高明賜教褻諭過情窺觀以
惡懼恐且媿未由占對良自保綏

賀集賢相公啓

代人作

恭以禁座流恩政堂遷秩寵兼常伯守在冬官伏惟

慶慰恭以某官襲氣堪輿稟精河岳風華懋美嶢若
東南之筠天韻純淪温如西北之璞不階尺木遂致
青雲世圖任於老成日對揚於休命股肱作相素同
國體之安喉舌命官遂致文明之政茲爲異數允荅
具瞻某充位外藩希風上國觀文辯敘彌高天老之
台通謁爲儀寢遠豆晏之日懽愉無狀震慄兼常

賀樞密相公啓

代人作

恭審遷秩上公聯華冢宰伏惟慶慰竊以某官略非
世出韻自天成時歸英特之材獨稟高明之器光華
漫漫遂適於泰辰文學彬彬適階於臚仕逮濬明之
正統圖衛翼之元勳周歷清華之階越登機密之首
通規亮節朝矜式以取平深策遠猷上咨嗟而倚重

懋惟徽數允合膚公命布幅負喜盈觀聽某久從外
補迹聽上臚曾馳謁之未遑第承風而竊抃瞻依之
厚度越于常

荅福州知府學士啓

代人作

某啓辭闕義風累更元曆雖疆城之相比愧絨疏之
未皇敢意謙明首書存聘賜之良實重以好辭無因
至前承拜知棟某官卿材修固國器方廉登步本朝
汪翔盛問維高閩之要地實南越之舊都顧賴忠良
鎮此襟帶旣聞善治宜有寵章用冀保和且須來命

賀鳳翔知府陳學士啓

代人作

恭審拜命恩綸頒條侯府竊惟慶慰某官器謀強濟
業履粹明名日起以貴成勢龍階而獨上儒林材職
之館方指事以載功岐陽襟帶之邦出承流而宣化
國家試能補郡籲俊熙天即頒寬大之書召還清切
之禁某衰晚無狀情契所同顧海上之身寢爲俗吏
瞻榜中之彥敢附青雲未涯贄見之儀益切瞻言之
素願臻持攝前對寵光

賀昭文相公啓

代宋宣獻公作

恭審肅被寵靈叅司樞要伏惟慶慰竊以安危所繫
文武相須眷注意之殊時崇仰成之異體至若萬務
通于四海二柄萃于一門簡在休辰職繇全德恭以
某官風華博照天韻雄成挾旦奭之謀謨襲韋平之
系胄逢辰鼎盛序爵彌高清議被民卓冠一時之傑
豐規振俗遄躋三代之隆嗟彼羗豪警吾邊吏有嚴

天討爰整王師上方深拱以倚平博謀而取重畀茲
全責欽若壯猷輿誦所同巖瞻惟允昔餽通函谷繫
沛邑之宗臣威被匈奴實漢家之真宰宜今具美與
古兼徽某夙附末光雅煩善庇仕藩城而待罪隱若
自安佔宿邸之移文然滋喜依歸之素有過等夷

謝及第啓

三月二十二日 皇帝

敕放進士蒙 恩賜

及第釋褐者四方之傑也到清光一介之技猥塵華
選冒榮之辱撫已而慙竊以國家攬八寓之廣具萬
官之富一化所染人有善行數路之舉野無滯材取
士如此之詳得人於斯爲盛然猶謙不自足樂於旁
求比詔郡邑詳延巖穴向非蔚有聲采著在觀聽何

以疇上勤佇塞人煩言如某者族敝而賤材頑且踈
逢世治文追師鄉道貞冠方履有賤儒之名高文大
冊無作者之實吳乾不弔先子夙喪僑家異土歸掃
窮閭上不能執軒冕以取高下不能力稼穡而爲養
俛首干進蘄榮逮親適會詔之興旰遂負書而應令
鄉老署其行薦之明朝春官訾其材置以異等率趨
法座輦試殊庭僅成骫骳之談復玷高華之選夫何
抵此厥有繇然茲蓋伏遇某官德厚兼容風華博照
斟酌元氣洪纖溥被其仁彫刻衆形妍惡曲成其彙
乘雲洒潤秉律噓枯使是寒士階於榮路敢不審圖
大方惇率常憲取所承學著之行事唯仁之守唯誼
之循不以邪曲回精忠之操不以寵利污廉潔之尚

庶期盡齒無負大賜易此而他未知所裁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一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二

虔州學記

君子齋記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桂州新城記

太平州新學記

繁昌縣學記

芝閣記

信州興造記

餘姚縣海塘記

通州海門興利記

虔州學記

虔州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椎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爲多慶曆中嘗詔立學州縣虔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爲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矣然吏常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齋祠講說候望宿息以至庖湏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內外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已而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

也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組豆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爲之官師爲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爾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柰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爲勸沮而已也然亦所以爲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爲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爲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

之者也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
淫言詖行詭恠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曆數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爲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爲人用其流及乎旣衰矣尚可以鼓舞群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

無爲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詠歎之不息凡以此也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已以學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使人舍已之昭昭而從我於聾昏哉然是心非特秦也當孔子時旣有欲毀鄉校者矣蓋上失其政人自爲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爲之難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尚同之論彼其爲愚亦獨何異於秦嗚呼道之不一久矣楊子

曰如將復駕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蓋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今天子以盛德新即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於教而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虔雖地曠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况乎學問之民故余爲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君子齋記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爲此名也所

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爲羞以實爲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爲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爲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詘辱不足以槩吾心爲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

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
豈以爲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
失已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爲是也亦曰勉於德
而已蓋所以勝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
以爲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爲君子獨智不
足以爲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
此古之人所以爲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
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爲
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爲道之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
郎呂君冲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

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任事
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
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
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
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
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
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
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
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
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母以此爲
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
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

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各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桂州新城記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

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甍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揅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爲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爲

復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
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
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
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
山甫此二臣之德協于其君於爲國之本末與其所
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
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夷而
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
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 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
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
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
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二

年九月丙辰群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記

太平州新學記

太平新學在子城東南治平三年司農少卿建安李
侯定仲求所作侯之爲州也寬以有制靜以有謀故
不大罰戮而州旣治於是大姓相勸出錢造侯之庭
願興學以稱侯意侯爲相地遷之爲屋百間爲防環
之以待水患而爲田二十頃以食學者自門徂堂闕
壯麗密而所以祭養之器具蓋往來之人皆莫知其
經始而特見其成旣成矣而侯罷去州人善侯無窮
也乃來求文以識其時功嗟乎學之不可以已也久
矣世之爲吏者或不足以知此而李侯知以爲先又
能不費財傷民而使其自勸以成之豈不賢哉然世

之爲士者。知學矣。而或不知所以學。故余於其求文而因以告焉。蓋繼道莫如善。守善莫如仁。仁之施自父子始。積善而充之。以至於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推仁而上之。以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此學者之所當爲事也。昔之造書者。實告之矣。有聞於上。無聞於下。有見於初。無見於終。此道之所以散。百家之所以成。學者之所以訟也。學乎學。將以一天下之學者。至於無訟而止。遊於斯。舖於斯。而余說之不知。則是美食逸居而已者也。李侯之爲是也。豈爲士之美食逸居而已者哉。治平四年九月四日。臨川王某記。

繁昌縣學記

莫先師先聖於學。而無廟。古也。近世之法。廟事孔子。而無學。古者自京師。至於鄉邑。皆有學。屬其民人。相與學道藝。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學之所自。於是乎有釋菜奠幣之禮。所以著其不忘。然則事先師先聖者。以有學也。今也無有學。而徒廟事孔子。吾不知其說也。而或者以謂孔子百世師。通天下州邑爲之廟。此其所以報且尊榮之。夫聖人與天地同其德。天地之大。萬物無可稱德。故其祀質而已。無文也。通州邑廟事之。而可以稱聖人之德乎。則古之事先聖。何爲而不然也。宋因近世之法。而無能改至今。天子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奠孔子。其中如古之爲。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者。亦得爲之。而繁昌小邑也。其士少。不能中律。舊雖有孔子廟。而庠下不完。又其門

人之像惟顏子一人而已今夏君希道太初至則修而作之具爲子夏子路十人像而治其兩廡爲生師之居以待縣之學者以書屬其故人臨川王某使記其成之始夫離上之法而苟欲爲古之所爲者無法流於今俗而思古者不聞教之所以本又義之所去也太初是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其不可以無傳也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棧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

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皇祐五年十月日記

信州興造記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彊帖柔隱誦發舒旣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獄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苞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敕吏士以桴收民鰥孤老癘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有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富民出粟以賙貧民者二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賙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七月甲午募人城水之所入垣羣府之缺考監軍之室立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

作宅曰迴車築二亭於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于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于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賓也凡爲梁一爲城垣九千尺爲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九日卒九月七日爲日五十二爲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故之所有必具其所無也迺今有之故其經費卒不出縣官之給公所以捄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弛舍之不適哀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病極矣吏乃始瞽然自喜民相與誹

且笑之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爲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爲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矣十月二十日臨川王某記

餘姚縣海塘記

自雲柯而南至于某有隄若干尺截然令海水之潮汝不得冒其旁田者知縣事謝君爲之也始隄之成謝君以書屬予記其成之始曰使來者有考焉得卒任完之以不隳謝君者陽夏人也字師厚景初其名也其先以文學稱天下而連世爲貴人至君遂以文學世其家其爲縣不以材自負而忽其民之急方作隄時歲丁亥十一月也能親以身當風霜氛霧之毒

以勉民作而除其蓄又能令其民翕然皆勸趨之而忘其役之勞遂不踰時以有成功其仁民之心效見於事如此亦可以已而猶自以爲未也又思有以告後之人令嗣續而完之以永其存善夫仁人長慮却顧圖民之災如此其至其不可以無傳而後之君子考其傳得其所以爲其亦不可以無思而異時予嘗以事至餘姚而君過予與予從容言天下之事君曰道以閔大隱密聖人之所獨鼓萬物以然而皆莫知其所以然者蓋有所難知也其治政教令施爲之詳凡與人共而尤丁寧以急者其易知較然者也通塗川治田桑爲之隄防溝澮渠川以禦水旱之災而興學校屬其民人相與習禮樂其中以化服之此其尤

丁寧以急而較然易知者也今世吏者其愚也固不知所爲而其所謂能者務出奇爲聲威以驚世震俗至或盡其力以事刀筆簿書之間而已而反以謂古所爲尤丁寧以急者吾不暇以爲吾曾爲之而曾不足以爲之萬有一人爲之且不足以名於世而見謂材嘻其可歎也夫爲天下國家且百年而勝殘去殺之效則猶未也其不出於當時予良以其言爲然既而聞君之爲其縣至則爲橋於江治學者以教養縣人之子弟旣而又有隄之役於是又信其言之行而不予欺也已爲之書其隄事因并書其言終始而存之以告後之人慶曆八年七月日記

通州海門興利記

余讀函詩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嗟乎函之人帥其家人戮力以聽吏吏推其意以相民何其至也夫喜者非自外至乃其中心固有以然也旣嘆其吏之能民又思其君之所以待吏則亦欲善之心出於至誠而已蓋不獨法度有以歐之也以賞罰用天下而先王之俗廢有士於此能以函之吏自爲而不苟於其民豈非所謂有志者邪以余所聞吳興沈君興宗海門之政可謂有志矣旣隄北海七十里以除水患遂大浚渠川醜取江南以灌義寧等數鄉之田方是時民之墊於海呻吟者相屬君至則寬禁緩求以集流亡少焉誘起之以就功莫不蹶蹶然奮其億而來也由是觀之苟誠愛民而有以利之雖創殘窮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二
三
敝之餘可勉而用也況於力足者乎興宗好學知方
竟其學又將有大者焉此何足以盡吾沈君之才抑
可以觀其志矣而論者或以一邑之善不足書之今
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遺其民而不愧於函之吏
者果多乎不多則予不欲使其無傳也至和元年六
月六日臨川王某記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二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三
記

歙縣經遊記

遊褒禪山記

城陂縣興造記

慈溪縣學記

萬宗泉記

揚州龍興講院記

撫州招仙觀記

石門亭記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真州長蘆寺經藏記

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揚州新園亭記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鄞縣經遊記

慶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硤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謀作斗門于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于瑞巖之開善院遂宿甲申遊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

新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堂遂行至東吳具舟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莊過五峯行十里許復具舟以西至小溪以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食普寧院日下晏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歸云

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

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
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
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
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
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竒有怠而欲出者曰
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
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
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
明也旣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
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子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
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
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

世之竒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
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
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
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
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已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
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
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
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
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
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
川王某記

城陂院興造記

靈谷者吾州之名山衛尉府君之所葬也山之水東出而北折以合於城陂陂上有屋曰城陂院者僧法冲居之而王氏諸父子之來視墓者退輒休於此當慶曆之甲申法冲始傳其毀而有之至嘉祐之戊戌而自門至于寢浮屠之所宜有者新作之皆具乃聚其徒而謀曰自吾與爾有此屋取材於山取食於田而又推其餘以致所無然猶不足以完也而又取貨力於邑人以助蓋爲之以八年而後吾志就其勤如此不可無記惟王氏世與吾接而衛尉府君之葬於此也試往請焉宜肯於是其徒相與礮石於庭而使來以請

慈溪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間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至于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偪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

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 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于

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于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

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
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
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
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于善
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
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萬宗泉記

僧道光得泉之三年直歲善端治屋龍井之西北發
土得洿泉二萬宗命溝井而合焉東爲二池池各有
溝注于南池而東南其餘水以溉山麓之田旣甃善
端請名余爲名其泉曰萬宗云

揚州龍興講院記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旣吏淮南
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
過焉庠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
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
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
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
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
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爲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
力旣皆成盍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
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
難也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
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

可一卿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
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
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
以也夫

撫州招仙觀記

招仙觀在安仁郭西四十里始作者與其歲月予不
知也祥符中嘗廢廢四五十年而道士全自明以醫
游其邑邑之疾病者賴以治而皆憂其去人相與言
州出材力因廢基築宮而留之全與其從者一人爲
留而觀復興全識予舅氏而因舅氏以乞予書其復
興之歲月夫宮室器械衣服飲食凡所以生之具須
人而後具而人不須吾以足惟浮屠道士爲然而全
之爲道士人須之而不可以去也其所以養於人也
視其黨可以無媿矣予爲之書其亦可以無媿焉慶
曆七年七月復興之歲月也

石門亭記

石門亭在青田縣若干里令朱君爲之石門者名山
也古之人咸刻其觀遊之感槩留之山中其石相望
君至而爲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書與其
甥之壻王某使記其作亭之意夫所以作亭之意其
直好山乎其亦好觀遊眺望乎其亦於此問民之疾
憂乎其亦燕閒以自休息於此乎其亦憐夫人之刻
暴剥偃蹇而無所庇障且泯滅乎夫人物之相好惡
必以類廣大茂美萬物附焉以生而不自以爲功者

山也好山仁也去郊而適野升高以遠望其中必有
槩然者書不云乎予耄遜于荒詩不云乎駕言出遊
以寫我憂夫環顧其身無可憂而憂者必在天下憂
天下亦仁也人之否也敢自逸至即深山長谷之民
與之相對接而交言語以求其疾憂有其壅而不聞
者乎求民之疾憂亦仁也政不有大小不以德則民
不化服民化服然後可以無訟民不無訟今其能休
息無事優遊以嬉乎古今之名者其石幸在其文信
善則其人之名與石且傳而不朽成人之名而不奪
其志亦仁也作亭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

撫州通判聽見山閣記

通判撫州太常博士施侯爲閣於其舍之西偏旣成

與客升以飲而爲之名曰見山且言曰吾人脫於兵
火洗沐仁聖之膏澤以休其父子者餘百年於今
天子恭儉陂池苑囿臺榭之觀有堙毀而無改作其
不欲有所騷動而思稱祖宗所以憫仁元元之意殊
甚故人得私其智力以逐於利而窮其欲自雖蠻夷
湖海山谷之聚大農富工豪賈之家往往能廣其宮
室高其樓觀以與通邑大都之有力者爭無窮之侈
夫民之富溢矣吏獨不當因其有餘力有以自娛樂
稱上施耶又況撫之爲州山耕而水時牧牛馬用虎
豹爲地千里而民之男女以萬數者五六十地大人
衆如此而通判與之爲之父母則其人奚可不賢雖
賢豈能無勞於爲治獨無觀游食饗之地以休其暇

日殆非先王使小人以力養君子之意吾所以樂爲之就此而忘勞者非以爲吾之不肖能長有此顧不如是不足以待後之賢者爾且夫人之慕於賢者爲其所樂與天下之志同而不失然後能有餘以與民而使皆得其所願而世之說者曰召公爲政於周方春舍於蔽芾之棠聽男女之訟焉而不敢自休息于宮恐民之從我者勤而害其田作之時蓋其隱約窮苦而以自媚於民如此故其民愛思而誄歌之至於不忍伐其所舍之棠今甘棠之詩是也嗟乎此殆非召公之實事詩人之本指特墨子之餘言贅行吝細褊迫者之所好而吾之所不能爲於是酒酣客皆歡相與從容譽施侯所爲而稱其言之善又美大其閣而嘉其所以名之者曰閣之上流日而環之則邑屋草木川原阪隰之無蔽障者皆見施侯獨有見於山而以爲之名何也豈以山之在吾左右前後若蹠若踞若伏若驚爲獨能適吾目之所觀邪其亦吾心得於是而樂之也施侯以客爲知言而以書抵予曰吾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如此子其爲我記之數辭不得止則又因吾叔父之命以取焉遂爲之記以示後之賢者使知夫施侯之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其言如此

真州長蘆寺經藏記

西域有人焉止而無所繫觀而無所逐唯其無所繫故有所繫者守之唯其無所逐故有所逐者從之從

而守之者不可爲量數則其言而應之議而辨之也亦不可爲量數此其書之行乎中國所以至於五千四十八卷而尚未足以爲多也真州長蘆寺釋智福者爲高屋建大軸兩輪而棲輓於輪間以藏五千四十八卷者其募錢至三千萬其土木丹漆珠璣萬金之閎壯靡麗言者不能稱也唯觀者知焉夫道之在天下莫非命而有廢興時也知出之有命興之有時則彼所以當天下貧窶之時能獨鼓舞得其財以有所建立每至於此蓋無足以疑智福有才略善治其徒衆從余求識其成於是乎書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見以爲教於天下而傳之

後世後世學者或徇乎身之所然或誘乎世之所趨或得乎心之所好於是聖人之大體分裂而爲八九博聞該見有志之士補苴調肺冀以就完而力不足又無可爲之地故終不得蓋有見於無思無爲退藏於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老莊西域之佛也旣以此爲教於天下而傳後世故爲其徒者多寬平而不忤質靜而無求不忤似仁無求似義當士之夸漫盜奪有已而無物者多於世則超然高蹈其爲有似乎吾之仁義者豈非所謂賢於彼而可與言者邪若通之瑞新聞之懷璉皆今之爲佛而超然吾所謂賢而與之遊者也此二人者旣以其所學自脫於世之淫濁而又皆有聰明辯智之才故吾樂以其所得者間語

焉與之遊忘日月之多也璉嘗謂余曰吾徒有善因者得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得吾所謂經者五千四十八卷於京師歸市甌而藏諸屋將求能文者爲之書其經藏者之歲時而以子之愛我也故使其徒來屬能爲我強記之乎善因者蓋常爲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因瑞新以求予記其歲時予辭而不許者也於是問其藏經之日某年月日也夫以二人者與余遊而善因屬我之勤豈有它哉其不可以終辭乃爲之書而并告之所以書之意使鑱諸石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某自揚州歸與叔父會京師叔父曰大中祥符觀所謂九曜者道士丁用平募民錢爲堂庖廡已又爲閣

置九曜像其下從吾乞汝文記其年時汝爲之臨川之城中東有大丘左溪水水南出而北并于江城之東以溪爲隍吾廬當丘上北折而東百步爲祥符觀觀岸溪水東南之山不奄乎人家者可望也某少時固嘗從長者游而樂之以爲溪山之佳雖異州樂也況吾父母之州而又去吾廬爲之近者邪雖其身去爲吏獨其心不須吏去也今道士又新其居以壯觀游閣焉使游者得以窮登望之勝使可望者不唯東南而已豈不重可樂邪道士之所爲幾吾之所樂而命吾文又叔父也即欲已得邪惜平安得與州之君子者游焉以忘吾憂而慰吾思邪閣成之日某年月日也

揚州新園亭記

諸侯宮室臺榭講軍實容俎豆各有制度揚古今大都方伯所治處制度狹庠軍實不講俎豆無以容不以偪諸侯哉宋公至自丞相府化清事省喟然有意其圖之也今太常刁君實集其意會公去鎮鄆君即而考之占府乾隅夷弗而基因城而垣並垣而溝周六百步竹萬箇覆其上故高亭在垣東南循而西三十軌作堂曰愛思道僚吏之不忘宋公也堂南北鄉袤八筵廣六筵直北爲射埒列樹八百本以翼其旁賓至而享吏休而宴於是乎在又循而西十有二軌作亭曰隸武南北鄉袤四筵廣如之埒如堂列樹以鄉歲時教士戰射坐作之法於是乎在始慶曆二年

十二月某日凡若干日卒功云初宋公之政務不煩其民是役也力出於兵材資於宮之饒地瞰於公宮之隙成公志也噫揚之物與監東南所規仰天子宰相所垂意而選繼乎宜有若宋公者丞乎宜有若刁君者金石可弊此無廢已慶曆三年四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番陽劉定嘗登廬山臨文殊金像所沒之谷睹光明雲瑞圖示臨川王某求記其事某曰有有以觀空空亦幻空空以觀有幻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子所睹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辨乎雖然子既圖之矣余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熙寧元年四月十

日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睹某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臨川之州城橫溪上西出出城之上有宮巋然溪之
汙汙流過其下東南之山皆在其門戶總牖之間者
曰祥符觀觀之中有屋四注深五十五尺廣七十二
尺陞之高居深十八分之一楹二十有四門兩夾窻
中象三旁象二十有六者曰三清殿用其師之說以
動人而能有此者曰道士黎自新出其力以歸於道
士之說而卒成此者曰里之人鄧佺佺之子表故嘗
與予遊予之歸表語其父之事而乞予文予不能拒
也夫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者道士也予力顧出道士

下復何云哉皇祐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三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四
序

周禮義序

詩義序

書義序

熙寧字說序

新秦集序

老杜詩後集序

靈谷詩序

送陳興之序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石仲卿字序

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唐百家詩選序

善救方後序

送陳升之序

張刑部詩序

送孫正之序

送胡叔才序

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 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

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庚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為難然竊觀 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 亶亶平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

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 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
詔頒焉謹序

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 上
既使臣雋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
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
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
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
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
此則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
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
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頌之所形容

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
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爨火焉豈
足以庚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
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
琢其章績 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
見之謹序

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雋實嗣講
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
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
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 皇帝
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

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
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
也祇所以爲愧歟謹序

熙寧字說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
字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
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
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本於自然非人私智
所能爲也與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
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爲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
法故三歲一同同之者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
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爲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
秦何力之能爲余讀許慎說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
悟因序錄其說爲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
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余
之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
文也而以余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
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新秦集序

新秦集者故龍圖閣直學士尚書禮部郎中知諫院
號畧楊公之文公以嘉祐七年四月某日甲子卒官
而外嫻開封府推官尚書度支員外郎中山李壽朋
廷老治其藁爲二十卷公諱畋字樂道世家新秦其
先人以忠力智謀爲將帥名聞天下至公始折節讀

書用進士起家嘗提點荆湖北路刑獄數自擊叛蠻有功得士卒心故儂智高反時自喪服中特起之往擊其後爲三司副使天章閣待制侍讀知制誥數以言事有直名故遷龍圖閣直學士知諫院又數言事無所顧望所言有人所不能言者故其卒 天子錄其忠賻賜之加等而士大夫知公者爲朝廷惜也公所爲文莊厲謹潔類其爲人而尤好爲詩其詞平易不迫而能自道其意讀其書誄其詩視其平生之大節如此嗟乎蓋所謂善人之好學而能言者也

老杜詩後集序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

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艱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壬辰五月日臨川王某序

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翬翟之文章梗柎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

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陞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翬翟之文章梗枿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鑿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績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送陳興之序

先人爲臨江軍判官實佐今駕部員外郎陳公其後二十五年公之子興之主泰之如臯簿某爲判官淮南以事出如臯遇之相好也其後二年歸京師興之亦以進士得嘉慶院解復遇之相好加焉興之試禮部有日今宰相其世父也奏前試罷之以避嫌興之當遠官踰數月乃得臯之晉江主簿去陳公世大家仕官四十年連坐謫流落不得所欲其意不能毋望興之貴富世其家也興之亦誠博學能文辭有氣節吾意其爲進士宜有得焉今失所欲又爲所謂主簿者遠其親三千里不啻是其心獨能毋介然者邪夫大公之道行上之人子弟苟賢者任而進之無嫌也

下之人固亦不以嫌之今興之去知者皆憐其才之
可以進焉而不得無以慰其親也吾於興之又世故
故又爲之思所以慰其親豁其心之介然者不得其
說而獨以悲大公之道不行焉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君之才搢紳多聞之初君眡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
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將優爲之曰孔子嘗爲乘田
委吏矣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蕃而已矣旣而又得調
高郵關吏人復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言如
初色滋蔓喜於戲今之公卿大夫據徼乘機鑽隙抵
巇僅不盈志則戚戚以悲吾乃皦然反之此蒙所以
高君也抑有猜焉古之柄國家者有戢景藏采恬處
下列拔而致之朝使相謨謀今豈不若古邪奚遂君
請而弗拔也

石仲卿字序

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
奚而爲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
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孔子作春
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
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
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閩人
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爲之
云爾子正於進士中名知經往往脫傳注而得經所
以云之意接之久未見其行已有闕也庶幾不失其

所以貴者歟

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某被勅送北客至塞上語言之不通而與之並轡十有八日亦默默無所用吾意時竊誅歌以娛愁思當笑語鞍馬之勞其言有不足取者然比諸戲謔之善尚宜爲君子所取故悉錄以歸示諸親友

唐百家詩選序

余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諉余擇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善救方後序

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臣某

伏讀善救方而竊歎曰此可謂不忍人之政矣夫君者制命者也推命而致之民者臣也君臣皆不失職而天下受其治方今之時可謂有君矣生養之德通乎四海至於蠻夷荒忽不救之病皆思有以救而存之而臣等雖賤實受命治民不推陛下之恩澤而致之民則恐得罪於天下而無所辭誅謹以刻石樹之縣門外左令觀赴者自得而不求有司云皇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序

送陳升之序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

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子子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竢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子子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唯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烝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竢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

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子子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張刑部詩序

刑部張君詩若干篇明而不華喜諷道而不刻切其唐人善詩者之徒歟君並楊劉楊劉以其文詞染當世學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虎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方此時自守不污者少矣君詩獨不然其自守不污者邪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觀君之志然則其行亦自守不污者邪豈唯其言而已畀予詩而請序

者君之子彥博也彥博字文叔爲撫州司法還自揚州識之日與之接云慶曆三年八月序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脩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脩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峩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

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比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慶曆二年閏九月十一日

送胡叔才序

叔才銅陵大宗世以貲名子弟豪者馳騁漁弋爲已事謹者務多闢田以殖其家先時邑之豪子弟有命儒者耗其千金之產卒無就邑豪以爲諺莫肯命儒

者遇儒冠者皆指目遠去若將浼已然雖胡氏亦然
獨叔才之父母不然於叔才之幼捐重幣逆良先生
教之既壯可以遊資而遣之無所靳居數年朋試於
有司不合而歸邑人之訾者半竊笑者半其父母愈
篤不悔復資而遣之叔才純孝人也悱然感父母所
以教已之篤追四方才賢學作文章思顯其身以及
其親不數年遂能褻然爲材進士復朋試於有司不
幸復黜於不已知不予愚而從之遊嘗謂予言父母
之思而慙其邑人不能歸予曰歸也夫祿與位庸者
所待以爲榮者也彼賢者道弼於中而襮之以藝雖
無祿與位其榮者固在也子之親矯群庸而置子於
聖賢之途可謂不賢乎或訾或笑而終不悔不賢者
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祿與位殆不其然然則子
之所以榮親而釋慙者亦多矣昔之訾者竊笑者固
庸者爾豈子所宜慙哉姑持予言以歸爲父母壽其
亦喜無量於子何如因釋然寤治裝而歸予即書其
所以爲父母壽者送之云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四

謝川次主人集卷八十四

所以為父世世為君之云

夫君子之於世也... 而觀乎... 其所以為父世世為君之云... 夫君子之於世也... 而觀乎... 其所以為父世世為君之云...



